

徐悲鴻外傳

(八)

(本文插圖刊第7頁)

最幸福的一段時光

● 戚 宜 君

喜獲麟兒弟獲佳偶

徐悲鴻的岳父母蔣梅笙夫婦看到了萬里歸來的愛女，高興得熱淚盈眶，而蔣碧微早已已經哭倒在母親的懷裏了。良久，徐悲鴻才湊近嬌妻的耳畔道：「見見你的弟弟丹麟吧！恐怕你都認不出來了。」並指着另外一位年輕人給她介紹說：「這是我的二弟壽安。」

蔣碧微一一與他們打過招呼，因為徐悲鴻在法租界訂租的霞飛坊房屋尚未落成，只好暫時借住在黃震之先生家裏；二十多天以後，連同岳父母一家人都搬到了霞飛坊的新居。

徐悲鴻的二弟壽安，十三歲那年被黃警頑趁往宜興出差之便，熱心的把他帶來上海，之後便往蔣梅笙家裏一塞，蔣家二老恰好與這個小子有緣，遂收為義子，教他讀書寫字以及作人作事的道理和規矩；然後先在家布莊當學徒，幾年下來，已經升到「管事」的職位，儀表俊發，應對進退都中規中矩，蔣家真箇是把徐壽安視同己出，連娶房媳婦也由蔣家二老一手包辦了。

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，給徐壽安物色的對象，就是蔣家三姑娘的女兒佑春，也就是蔣碧微的姑表妹，輩分上正好合適；原本打算這年冬天要辦喜事的，只因蔣碧微分娩在即，所以一切不得不向後略作拖延了。

徐悲鴻回到上海以後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同田漢們那一夥人搞在一起，私立「上海藝術大學」便是他們經常出入的地方，後來因為拖欠房租，而為法租界的巡捕房查封了；於是田漢他們積極準備另起爐灶，在左翼藝術界支持之下，「南國藝術學院」很快的成立了，徐悲鴻熱心贊助，並義務的担任美術系主任。

「南國藝術學院」也在法租界的愛威斯路，距離徐悲鴻所住的霞飛坊有一段路程，因為家裏沒有多餘的房間開作畫室，而「南國藝術學院」特地為徐主任預備了一間寬敞的畫室。於是徐悲鴻便一股腦兒把自己由國外帶回來的書籍圖片，一批一批的搬到學校，聽任學生們自由翻閱；並把自己的畫具也搬到畫室裏，除了教課就是作畫，全部精神與時間都投注在南國藝術學院，家裏

難得看到徐悲鴻的影子；好在此時蔣碧微天天有母親作伴，長久的分別，母女有講不完的話題，也就沒有工夫去多注意徐悲鴻的生活行踪了。

妊娠中的檢查、保健、進補，似乎都與徐悲鴻莫不相干，就因為蔣碧微有個能幹的母親，一切都料理得妥妥貼貼；連分娩、坐月子也不用徐悲鴻操心，因此他才能一天到晚待在學校的畫室裏教書作畫。

民國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二七年）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三點多鐘，蔣碧微在上海廣慈醫院產一麟兒，取名徐伯陽，母子平安。這個白白胖胖的小子，遺傳了父母的全部優點，大大的眼睛像父親，弧度優美的嘴巴像母親，混身胖嘟嘟的，皮膚猶如凝脂般的鮮嫩；全家人等都把愛的焦點集中到這個小家伙的身上，他來的正是時候，此刻要算是徐悲鴻與蔣碧微婚姻生活中，最幸福的一段時光了。

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徐悲鴻整天笑逐顏開，朋友們也着實為他們夫婦高興，滿月那天舉行了湯餅之宴，場面十分熱鬧，名攝影家郎靜山義

務担任攝影工作，報紙上還登出了新聞呢！

杏花春雨的時節剛過，正是陌上花開，江南鶯飛草長的乍暖還寒天氣，年前生了個兒子，年後該為徐壽安辦喜事了吧！

於是，全體出動回到宜興，大前提自然是為壽安與佑春完婚，順便也算是返鄉探親吧！

這麼一大夥人，宜興蔣家房舍雖然寬敞，招待這些過慣了現代化生活的人還是力有未逮，於是乾脆落腳在城裏最大的一間旅館裏，忙裏偷閒，徐悲鴻與蔣碧微重覓舊日的足跡與記憶，不勝滄桑與唏噓之感。

返吧亭橋老家省母

按照預定的計劃，說是要到吧亭橋打一個轉兒；蔣家二老認為徐悲鴻離國多年，娶了媳婦，也生了兒子，尚未回過老家呢！如今二兒子剛結了婚，正好要去拜見婆婆，豈可馬虎了事；蔣家在宜興是知書達禮的世家，倘若如此不懂禮數，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呢？

於是，蔣家二老先行派人前往吧亭橋知會，這廂準備禮物，囑咐禮數，僱了一條上好的木船，第二天一早從城裏出發，載着徐悲鴻與蔣碧微夫婦，兒子徐伯陽、徐壽安和佑春夫婦，還有在宜興新僱的女傭，大家衣飾光鮮，浩浩蕩蕩的航向離城十八里的吧亭橋。

徐家為着兩個兒子衣錦榮歸，兩個媳婦第一次進門，而孫兒更是剛出生不過三個多月的寶貝，接待的方式着實大費周章。三開間的木匠店暫時收拾起來，擺上桌椅，門上貼着新春的對聯，

廚下正忙着預備酒菜宴客，徐老太太與致勃勃的忙進忙出，吆喝着她的三個女兒及招贅的木匠女婿準備一切，精神處於激越及亢奮之中。

小小的吧亭橋，口耳相傳，頃刻之間都知道徐家的大兒子，娶了城裏大戶人家的姑娘，雙雙到外國留學多年，如今是發了財回來啦！二兒子在上海作生意，新近才結了婚，也混得頗為得意呢！

因而便有人感嘆道：「徐家的老太太原以為兒子們不要他了，如今却雙雙返鄉探親，這下子總算熬出頭了，將來還有得享福的日子呢！」

說着說着，城裏來的大木船便靠上了徐家門外的河沿，徐悲鴻剛鑽出船艙，門前的爆竹聲便噼哩啪啦的燃放了起來；幾乎是整個吧亭橋的大人與小孩，都不約而同的向徐家移動，剎那間人頭鑽動，好不熱鬧。

稍微沾親帶故的人都被請進了屋子裏，其餘的鄉親們，男女老幼便只有吱吱喳喳的擠在門外看熱鬧的份兒了。在一片亂轟轟中，先是祭拜祖先，繼而是媳婦拜見婆婆，蔣碧微與佑春恭恭敬敬的向徐老太太磕頭，害得這個鄉下老太太臉都紅了，連忙把她們扶起，直嚷着「不敢當」呢！

徐家的三個女兒與最小的兒子壽澄，都顯得有些忸怩羞澀，在徐老太太指揮下，端坐奉茶，忙得不亦樂乎；對待兩位媳婦就像是招待貴賓一樣，生怕怠慢了她們，完全沒有婆婆的架勢。

徐悲鴻默默的登上了後面的樓房，推窗外望，仍然是阡陌縱橫的田野，不由得想起了十七歲那年，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為他娶過門的結

髮妻子，以及翌年所出的兒子吉生；要是如今還在世的話，不是已經十五六歲了嘛！母子先後染患時疫身亡，那時徐悲鴻尚在上海為衣食奔忙，如今觸景情傷，不禁熱淚盈眶。

前廳一迭連聲的在尋找徐悲鴻，下得樓來便被沸騰的笑容、鄉音與溫情包围了；有童年的玩伴，有鄉里的長者，更有遠近的親友；徐悲鴻沉醉在親切的情興中，一顆心彷彿在溫暖的波浪上浮游。

強盜騷擾虛驚一場

席開五桌，鬧哄哄的歡呼暢飲，大家都吃得很高興，酒足飯飽之後，徐老太太帶着全家大小，笑咪咪的在門口送走了客人；拐回頭來又吆喝着女兒們，趕快收拾好杯盤碗筷，然後全家大小依次落坐，正待閒話家常之際，驀然間聽到「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」的一聲槍響，緊接着又是「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」的幾聲清脆的槍聲劃過長空。

遠近人聲，腳步聲亂成一團，徐悲鴻正自狐疑之際，一隻粗大的手拉着他便鑽進了鄰家的穀倉，原來是童年的玩伴，如今作篋匠的悄聲告訴他說：「強盜來了啊！這些天殺的壞坯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打家劫舍。」

蔣碧微她們先是被婆婆及小姑們七手八脚的拖進柴房，用稻草將她們嚴密的遮蓋起來；之後又覺得不大妥當，徐家老太太又帶着她們，沿着田塍小徑，高一脚低一脚的沒命向前奔逃，一口氣逃到鄰村徐悲鴻的姨媽家裏，方才歇下了脚步。

薄暮時分，徐悲鴻才找到姨媽家裏，總算是冇驚無險，長幼均平安無事。後來徐壽安打聽到

消息，說是強盜此番前來劫亭橋，是爲了搶劫河對過的「順興油房」，根本與徐家無關，害得大家睛緊張了一場。

話雖然如此說，大家依然是餘悸猶存；轉瞬已是起更時分，姨母家裏準備了晚餐，一個個都沒有胃口，胡亂吃了一些，已感疲倦不堪。

姨母家裏沒有那麼多床舖及被褥，招待這些不速之客；無可奈何，只好搬來一些乾稻草舖在小樓地板上，罩上一層毯子，便成了軟綿綿的一個大地舖，大家折騰了一天，已經沒精神來挑剔了。

消息當夜便傳到了城裏，七拼八湊的結果，蔣梅笙他們聽到的情形是：「肥亭橋徐家的老大新近從歐洲歸來，名利雙收，算得上是衣錦還鄉；老二剛剛完婚，新娘婦穿金戴銀的，一定有不少油水。強盜聽到了消息，等不及天黑便呼嘯而至，不但洗劫一空，男的還饒了槍子兒，女的衣服都被剝得精光。」

宜興城內頓時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公安局早便關了城門也放下水閘；蔣梅笙夫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無奈水路、陸路均已無法通行，雖然僱了船隻也是枉然。

天朦朧亮，水閘一開，蔣梅笙便乘船向肥亭橋進發，旭日升起，船到了徐家門口，等了好一陣子，徐悲鴻一行人才懶洋洋的從鄉村姨母家回來；幾乎沒有多作停留，便立刻上船返航，生怕多停留一刻，又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似的。

徐老太太也不敢多留他們，眼看着船隻載着他的兒子、媳婦及孫子，慢慢的走遠了，眼前是

一片模糊，一日的風光，轉眼又是依然故我。還是抓緊眼前的一切吧！飛出去的鳥兒，何時回巢返哺，根本是無法指望的事啊！

肥亭橋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，徐家兄弟攜婦返鄉探親的風光場面，也快速的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忘了；只有徐家的老太太與三個女兒們不時又會叨唸起來，最後總是長長的嘆上一口氣，無奈的說：「再能全家團聚一起就難了啊！」事實確乎如此。

肥亭橋徐家，從利那的絢爛又復歸於平淡；上海的徐悲鴻兄弟却正向人生的道路上拼命的衝刺呢！

旅遊蘇州彌補裂痕

徐悲鴻回到國內初期，一切尚在摸索階段，沒有發展的方向，自然也沒有固定的收入。

經由舊識李石曾的介紹，以「世界社」的名義，聘請徐悲鴻爲吳稚暉、張溥泉、張靜江夫婦，畫了四幅油畫像，總計得到八百元的報酬，這算是他回國半年來唯一的一筆收入了。

徐悲鴻跟田漢搞在一起，完全是受到他花言巧語的蠱惑，心甘情愿的替他出力賣命，却完全是義務性的沒有分文酬勞。所幸民國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二八年）春天，設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，竭誠邀請徐悲鴻擔任藝術系教授，徐悲鴻放不開南國藝術學院的工作，只答應每月分出一半時間到南京中大授課，而中大方面竟然也爽快的答應了，每月薪水是三百元，在當時算是很高的待遇了。

從此，徐悲鴻僕僕風塵於京滬道上，半個月在上海，半個月在南京，忙得不亦樂乎！到南京授課，蔣碧微自然是半個月見不到丈夫的人影；回到上海的半個月，除了晚上回家睡覺而外，蔣碧微也一天到晚看不到丈夫的人影，於是便開始嘔有煩言。

從歐陽子情那裏，蔣碧微對於田漢及南國藝術學院有了更清晰的認識。田漢哪？擅長於戲劇編導，在上海的左傾文藝圈子裏非常活躍，樣樣事情都想插上一腳，做起事來全憑一股衝勁；南國藝術學院嗎？基本上祇能算是一個實驗性質的劇團暨藝術研究社團，談不上什麼藝術學院，根本不具備大專院校的基本條件，因此又自稱爲「南國社」。

女人家看問題比較實際，尤其是結了婚以後的女人。蔣碧微回國以後，對於田漢佔用了她丈夫太多的時間及精神，已經陸續蓄積了已達飽和狀態的反感；而南國藝術學院又使她丈夫走火入魔般的無條件奉獻，實在使人忍無可忍。爲了自己的利益，也爲了家庭幸福，蔣碧微居然使出了類似潑婦般的行徑，而也居然扭轉了這個不知伊於胡底的態勢。

蔣碧微的說法是：「放着好好的國立大學教授好好的幹，同那些人混在一塊兒能搞出什麼名堂！」於是趁徐悲鴻赴南京授課之時，決定採取行動，僱了一輛運貨小卡車，帶着徐壽安，怒氣沖沖的開往南國藝術學院；田漢正好領著劇團正在外地演出，院裏的人大都知道蔣碧微是徐夫人，因此眼看她帶着徐壽安把屬於徐悲鴻的畫畫

及用具全部搬上卡車，也不便加以阻止。

田漢的母親也住在院內，聽到了消息，連忙趕出來問明原由，並試着向蔣碧微說：「徐夫人哪！可否等徐先生回到上海再搬呢？」

蔣碧微直截了當的答說：「老太太有所不知，我先生把『南國』當成了家，而把家當成了旅館。反正我是不許他再到『南國』來了，請問『南國』給了他什麼好處？連車錢都自己掏腰包，長此以往，我們全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難道都去喝西北風不成？而且我們即將要搬到南京去了，希望你們也放他一馬吧！」

蔣碧微既然說得那樣決絕，田老太太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。半個月以後，徐悲鴻從南京回到了上海，聽到蔣碧微在他離開上海期間所作的一切，不免大為光火；認為蔣碧微是在干涉他的工作，扼殺他的理想，陷他於不義，未免使他今後難以作人。

蔣碧微却也理直氣壯的說：「你現在已經是作父親的人了，一切都要腳踏實地好好努力去作，不可雲裏霧裏的空談理想。試問同那一夥人混在一起會有什麼出息？我只恨干涉得太晚，其實早就應該有所行動了！」

徐悲鴻的意思是「南國」正處於極度困難時刻，他不能一走了之，更不能背叛朋友；蔣碧微激動的說：「你不能背叛朋友，難道就可以置妻兒於不顧嗎？如此說來，還不如離婚呢！」

人在氣頭上，往往各走極端，蔣碧微既然提出了「離婚」二字，徐悲鴻也感到未嘗不可，於是雙方一度陷入可怕沉默，彼此都在盤算「離婚

」的可行性；睡在搖籃裏的徐伯陽突然大聲啼哭起來，一下子又把兩人的思維，從冥想中拉回到現實裏來。

蔣碧微想到十一年前，情竇初開時便限定了眼前這個男人，甘冒大不韙同他東渡日本，北上燕京，遠赴歐洲，多少的坎坷路程，數不盡的艱難日子都度過了，如今丈夫已經學成歸國，一切都將蓬勃開始，往後的日子總會比以前要好，又何必咄咄逼人，更不該提出「離婚」二字，因而不免以幽怨而帶有歉意的眼神看着徐悲鴻。

徐悲鴻聽到孩子的哭聲，一種對家庭的責任感，猛然的揪緊了他的心靈，想起嬌妻一向嬌生慣養，以千金小姐的身分，這些年來也同他吃盡了苦頭，也不免有些黯然神傷；他珍惜這份情感，因此也就原諒了她的蠻橫作風，但是心頭總是有層揮之不去的陰影。有人說婚姻就像是瓷器，必須善加珍惜，稍一不慎便會出現裂縫。為了彌補此次的裂縫，遂有「蘇州之旅」。

正當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婚姻關係，陷入空前的低潮時，「蘇州藝專」的校長顏文樑三番兩次邀請徐悲鴻前去演講，並趁便遊覽蘇州的風景名勝。一方面是盛情難却，一方面更可順便攜妻同行，在姑蘇的旖旎風光中，彌補一番邇來夫婦之間的裂縫，於是便決定前往蘇州一遊。

迷戀蘇州湖光山色

徐悲鴻想起二十年前曾經跟着父親，一路賣畫到過蘇州，小客店內那個賣唱的大姑娘，梳着油鬆的大辮子，一對烏溜溜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閃

爍着一絲絲哀怨的光芒，在記憶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；還有就是自己不自量力，替孤兒寡婦向茶館的掌櫃理論，對方根本不買他的賬，抓起一只茶杯便擲了過來。

徐悲鴻嘆息着，下意識的摸了摸頭上的疤痕，又陷入了迷茫的幻想之中。蔣碧微也在想着那一年自己不顧一切與徐悲鴻情奔日本，害得父母爲了遮掩家門醜事，不得不謊稱女兒往蘇州舅家探親而暴卒；一口上好的棺木，裝了幾塊大石頭，如今還存放在東山寺中呢！想着想着，不禁爲之啞然失笑。

蘇州與上海近在咫尺，搭上京滬線的藍鋼皮快車，一盞茶的工夫就到了。顏文樑在車站迎接他們，先到滄浪亭畔的蘇州藝專，校舍不大，學生也不多，但却風景優美，學生也極具灑脫風度。

顏文樑是一位造詣很深的油畫家，他的油畫色彩古雅，筆觸細膩，不但是一位頗富功力的寫實主義畫家，更是一位諄諄善誘的美術教育家。

基本上，徐悲鴻與顏文樑走的都是寫實主義路線，因而才會互相認同，進而惺惺相惜。這一天徐悲鴻在新落成的大禮堂中作了講演，並畫了一幅傳統的山水畫，題上「中流砥柱」，懸掛於大禮堂上；另外蘇州藝專的門房工友，是一位童顏鶴髮的長者，徐悲鴻特地爲他勾勒了一幅速寫，三筆兩筆，生動無比，據說這一幅速寫人像，是徐悲鴻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呢！

蘇州水木清華，風光明媚，位於水鄉澤國的中心，整個城市都建築在河流水港之上，橋樑之

多，式樣之美，成爲一大特色。

昔爲吳宮舊地，名勝古蹟有伍子胥宅、專諸巷、朱買臣讀書臺、周公瑾第，名園畫苑，山水花石，更是冠絕東南一帶。

顏文樑陪伴徐悲鴻夫婦登臨虎丘，攀援靈巖，直上天平山麓的一線天，更領略了寒山寺鐘聲的雅趣。相傳吳王闔閭死後葬於虎丘，後來秦始皇東巡至虎丘，尋求闔閭之寶劍，有虎當墳而踞，算是「虎丘」名稱的由來。靈巖山上的古蹟隨處皆是，遙想當年「樓高時見舞，宮靜夜聞歌」的香艷盛況，不禁使人悠然神往。天平山上登山小徑經過一石峽，兩傍懸崖峭壁，僅容一人通行，仰望青天，僅餘一線，故有「一線天」之稱。楓橋在城外，附近有寒山寺，唐代張繼的一首「楓橋夜泊」，使得此地膾炙人口；望着那夕陽殘照裏的斑剝石拱古橋，有不勝今昔的感慨。

多虧顏文樑的引導徐悲鴻得以暢遊蘇州著名的林園，像是「獅子林」就如同是一座碩大的盆景，像是「拙政園」簡直就是中國庭院的大成。蘇州藝專的校區就是山水縈帶的滄浪亭舊址，此處也有來頭，北宋蘇子美大加修葺，南宋韓世忠曾居該地，藝專設校後，舊日亭樹不斷修復，更增建見山書屋、靜吟亭、看山樓、翠玲瓏館等，隨處都使人留連忘返。

原本打算三天即返，却在蘇州停留了七天才回到上海。

遷居南京中大校舍

結束蘇州之遊回到上海以後，南國藝術學院

的學生們曾經兩度前往霞飛坊，懇求徐悲鴻再度返校任教。徐悲鴻實在不忍心拒絕他們，蔣碧微却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我們就要搬到南京去了，各位還是請回吧！」

在蔣碧微的堅持之下，他們夫婦帶着六個月大的伯陽，於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移居南京，住進中央大學後門外石婆巷的宿舍內；這裏的環境十分擁擠吵雜，兩個月後又搬到丹鳳街的中大宿舍，情況才有了顯著的改善。

在初初移居南京時，徐悲鴻對於蔣碧微以激烈的手段，把他與「南國社」的那一夥人分開，時常感到委屈與不平，他曾經畫過一匹無精打彩的馬兒，獨在原野上蹣跚，並題詩一首云：

亦似鴛鴦宿上林，亦如駢驥失其羣；
人生甘苦每相反，頓覺年來左手馴。

爲了沖淡那些回憶，徐悲鴻使用辛勤的工作來填滿自己的生活與心靈，每天一大早便來到中大校園，上課鐘響，準時走進教室；他是一位博學的老師，也是一位嚴格的老師，更是一位慈祥的老師，尤其還是一位儀表與風度絕佳的老師。

這時的徐悲鴻是三十四歲，大大的眼睛閃爍着智慧的華彩，高挺的鼻樑更顯示出特立獨行的性格，一派斯文模樣，多年在國外留學，不知不覺養成的時髦動作，加上挺拔的身材，配以考究的服飾，在學生們的心目中，徐悲鴻教授在中大校園內的鋒頭是頗健的啊！

三寧三勿盡心教畫

徐悲鴻著名的「三寧三勿論」，凡是聽過他的課者，均能深記心底，因此也就能昂首闊步的步入藝術的坦途。因爲藝術的研習，也如同研習科技一樣，必須按部就班，循序漸進，不可取巧，也沒有捷徑，務須刻苦奮勵，一點一滴做去，方能有所成就。因此他要求學生們首先要把素描的基礎打好，提出：「寧方勿圓，寧拙勿巧，寧辨勿淨。」學生把它說成是徐老師的「三寧三勿論」，徐悲鴻的說法是：

關於「寧方勿圓」：試看人體的各部位，大體說來都是圓渾渾的，但是任何一個圓面都是由許多方塊的面組成的，就如同任何一條弧線是由若干條直線組成的一樣；要表現出很充實、有重量、有體積，不像是照像般平滑，就必須通過「方」的面，來表現「圓」的感覺才行。

再說「寧拙勿巧」：「巧」固然是好，並非一蹴可成，必須老老實實，慢慢的熟能生「巧」，才是真「巧」；反之，如果只是求「巧」，就會流於浮滑而不够充實。

至於「寧辨勿淨」：畫面乾乾淨淨固然很好，但如果一味追求乾淨，就會失去很多東西；生怕弄髒了畫面，不啻是束縛住手脚，就難得有所發揮了。

藝術系的學生對徐悲鴻既敬且愛而又十分畏懼，特別是當學生們在畫素描時，他不時的踱到每一個學生的畫架後面停留、觀看、指導、親自動手修改，毫不留情的詢問，那種嚴肅、認真、緊張的氣氛，每每使學生感受到濃重的壓力，從也就獲得了莫大的收穫與進步。

畫面之所以有立體感覺，全靠明暗色調的對比有以致之。一幅畫上有最亮的「點」，也有最暗的「點」，當然還有次亮的「點」及次暗的「點」，依次類推，層次自然趨於分明；如能抓住明、暗的交接線，「體積感」便會明顯的突出了；增加中間色調的層次，有利於刻劃陰暗部分的變化，再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處理畫面，使之集中或統一，畫面便能運用自如而富於變化了。

天地間萬事萬物，經常是變動不居的，猶如過眼雲煙，稍縱即逝，倘能留在記憶中，便能永遠清晰而鮮明；讀過的文章能够「默寫」，看過的景物也要能够「默畫」，中國繪畫特別講求「寫意」，也就是寫出心中的意象，心中有了景物的模樣，落筆才有神韻。徐悲鴻運用中國傳統的繪畫理論，要求學生們描繪出記憶中的景物，謂之「默畫」。

要想達成「默畫」的目的，必須要有仔細的觀察。從整體的輪廓、狀貌、結構、色調、質感、體積，到細部的紋理、特色、比例、明暗、層次等，都要觀察入微，點滴不漏；如此訓練下來，就可以比常人看得更爲真切，在藝事上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。

徐悲鴻要求學生們看準了才下筆，下筆時一定心中有數，因此一下筆便恰到好處；即使畫錯了也不要擦掉或塗抹，讓自己清楚的明白自己錯在什麼地方，這種自我的要求及比對，比什麼方法都有效。

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」，每個人稟賦不同各如其面，因材施教是十分必要的教學原則。徐

悲鴻並不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能達到同一的標準，而是根據各自不同的優點和缺點，彼此差異的才能和性格，來因勢利導，以極大的熱誠與耐性，爲每一位同學律定一個發展的方向。

不祇是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們這樣那樣，徐悲鴻也開始撰文向社會上呼籲；他一再大聲疾呼，說是當時中國的繪畫前途，正面臨一個最大的危機，就是「案頭模仿，不見一切」。對於毫無生氣的一再臨摹，實在是深惡痛絕，他提出從真實景物中去取材的主張；但是如何在畫布上表現出色澤絢爛、有聲有色的真實景物呢？徐悲鴻選擇了歐洲的寫實主義作爲依據，因爲寫實主義着重「解剖」及「透視」，從而發展出來的繪畫技法，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繪畫而言，剛好可以匡正不足，擴展視野，豐富質感，產生神奇的改良效果。因此徐悲鴻的主張，獲得了社會上的認同，從而也奠定了他藝壇大師的雛形。

一個大師級的人物，必須要有幾幅偉大的作品展現於世人的面前，方能由讚賞、驚訝、仰慕，而予以肯定；因而徐悲鴻除了教課而外，他在中大藝術系也有一間畫室，把所有的零碎時間都集中起來，包括晚上還要工作到深夜，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。

田橫五百壯士鉅鑄

「田橫五百壯士」是徐悲鴻繪製的第一幅大型歷史畫，高一百九十八厘米，寬三百五十五厘米，取材於「史記」，畫面是描繪漢代初元，齊國義士田橫被迫前往洛陽朝見漢高祖之際，面容

肅穆的拱手向荒島上的衆人告別的情景。他那雙炯炯有光的眼睛裏，沒有悲感與哀傷，而是閃爍着凝重、堅毅與自信的光芒。壯士中有人沉默、有人憂傷、有人憤怒，也有人反對他離去；一匹駿馬整鞍待發，整幅畫面呈現出一片肅殺的悲劇氣氛，刻劃出不屈不撓的激情。

當然故事的發展是快抵洛陽時，田橫却自刎而死，遺囑兩個隨從割掉他的頭顱去見漢高祖；漢高祖以王禮厚葬田橫，並封他的兩個隨從作都尉，不料那兩位都尉也自刎而死；漢高祖連忙派人去荒島察看，可惜遲了一步，五百壯士已經聽到了消息，一個個都蹈海而死。這真是一段感人的歷史故事，徐悲鴻立意要把它畫成像「最後的晚餐」那樣的畫幅；在上海南國藝術學院時便開始構圖，並要他的學生們作爲模特兒，到了南京中大藝術系，繼續繪製，又有中大的學生作模特兒，因此畫面上的人物，一個個都活生生的呼之欲出。

在此以前，徐悲鴻雖然臨摹過許多名家的畫幅，但是從來沒有創作過衆多人物的大幅圖畫，祇是畫了不少單個兒的油畫肖像，基本上那些只能算是「匠畫」而已，稱不上是藝術創作；因此在創作「田橫五百壯士」時，便顯得格外慎重而吃力，他對畫中衆多人物的處理，立意要讓每個角色都同時有表現的機會，因此看來各個爭相拋頭露面，反而失去了統一和調和的氣氛。

在當時，徐悲鴻的「田橫五百壯士」震驚了藝術界，若拿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實在是非常糟糕的一幅作品。因爲一幅畫布，就像是一座舞台，

舞台上有人在表演，有人只能作為背景來陪襯，否則大夥兒擠在一起人人都在表演，便有點令人眼花撩亂了。因為人們在觀看時，是將目光投注在整幅畫面上，而不是分解開來，一點一滴去審視；沒有個體之間的互相協調與呼應，也談不上整體氣氛的凝聚。如果採用「光影分割法」來處理空間層次，不祇是可以容納下五百壯士，而且還可以借助光線的塑造，表現出別離的悲壯情景呢！

與徐志摩筆戰揚名

這一年南京舉辦第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，徐悲鴻自鳴清高，不屑於參加，並且把參展的作品批評得一文不值；藝壇人士憫於他是巴黎歸來的頂尖人物，一個個噤若寒蟬，但却不無異議；倒是惹惱了詩人徐志摩，於是兩人在報刊上打了一陣子筆仗，從而也給中國藝術的未來方向，討論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。

徐悲鴻此時可謂十分狂悖，他列舉外國一些藝術大師的作品，批評塞尚浮華不實、馬梯斯粗劣不堪、勒奴幼俗不可耐；全憑畫商宣傳，哄抬、操縱，使若輩身價百倍，簡直就是藝壇天大的笑話。

在「惑之不解」一文中，徐悲鴻強調：「形既不存，何云乎藝？」既然是造形藝術，連「形」都未能造好，還算什麼藝術呢？他也指出形式主義美術之偽，簡直就是真偽不分；他認為只有真實的描繪景物，才能予人以真正的美感。他指出中國宮廷畫派所描繪的景物，大體上都是虛偽的，惟有的才可以顯示虛偽之不足取，却不能以「偽別偽」，天下偽成一大堆，那裏還有是非之分。

這種「一竹篙打死一船人」的說法，在當時是令人頗為震驚的，便是把傳統的繪畫，統統不放在眼裏，甚至把民國以來西風東漸後的各種新潮畫派，也加以無情的貶抑，當然會引起許多人的厭惡與不滿；然而却並沒有受到激烈的圍剿及反彈，這可以解釋成中國藝術界的厚道，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藝壇實在缺乏鬥志與衝勁啊！

歡迎多加利用 · 國際快捷郵件

一、優點：國際快捷郵件是一種特別加速處理的郵件，可在預定時限內送達收件人，速度比一般航空郵件更快。以距離最近的香港為例，由我國寄出，第二天即可投遞。又如較遠的瑞典，在第四或第五天亦可送達收件人，既快速又可靠，歡迎工商各界利用。

二、通達地區：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澳門、韓國、愛爾蘭、加拿大、西德、法國、奧地利、荷蘭、比利時、盧森堡、丹麥、挪威、芬蘭、瑞典、瑞士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義大利、土耳其、希臘、塞浦路斯、哥倫比亞、巴拿馬、厄瓜多、玻利維亞、委內瑞拉、哥斯大黎加、墨西哥、烏拉圭、巴拉圭、巴西、智利、阿根廷、澳大利亞、紐西蘭、南非、吉布地、多哥、貝南、獅子山、象牙海岸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奈及利亞、馬利、塞內加爾、肯亞、沙烏地阿拉伯、科威特、巴林、卡達、阿曼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約旦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索羅門羣島、瓜地馬拉、薩爾瓦多、宏都拉斯。

三、可寄物品：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廣及資料傳遞、商情溝通、帳表彙集、契據交換等。因此舉凡商業文件、貨樣、商品、電算機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等，一般均在交寄範圍內，詳情請向有關郵局洽詢。

四、資費：寄香港、澳門快捷郵件初重二五〇公克僅收新台幣一百八十元。其餘按路程遠近，每件初重五〇〇公克收費自三四〇元至四六〇元不等。續重以後，降低收費。

五、收寄郵局：各大郵局及工商業發達地區之支局均可辦理。

六、詢問服務電話：台北（〇二）三一—五五三四。台中（〇四）二二四三四六。高雄（〇七）二二—二五九一。

照現在的認知看來，徐悲鴻學成歸國後，種作為及說詞，部分是屬於紮根式的奠基工作，像是熱心教學與埋頭創作；部分則是屬於造勢及作秀式的奇招百出，像是自抬身價和出言不遜等，無非是為了聳人聽聞，而打開他的知名度罷了。當時正面與他對上的人並不多，真正附和他的說法的人也寥寥可數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：徐悲鴻的大名確實很快的便傳揚開來了。